

<<灵与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灵与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12462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1246X

出版时间：2012-8-1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张贤亮

页数：38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灵与肉>>

内容概要

《灵与肉》是张贤亮文集中的一部中短篇合集，内含3个中篇3个短篇。

中篇小说《土牢情话》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，采用倒叙的方式讲述一个年轻的“摘帽右派”在文革中蹲土牢时遭遇的一段感情经历。

姑娘姓乔，丰腴、妩媚而又端庄，是看押我的班长。

因为爱我，不顾危险夜里送饼子给我，夏天利用职权把我安排在靠窗凉快的位置，冒死往外递条子，得知我将被迫害，大胆提出私奔。

可我，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，对信念虔诚的悔悟，全部向当局坦白，导致善良的乔姑娘被领导糟蹋。

短篇小说《普贤寺》文字洗练，情节简单，感情真挚，黄昏之恋犹如丁香花淡淡飘香。

主人公罗是印尼爱国华侨的儿子，从小回国读书，因为历史的原因，虽未被整，但直至退休仍单身一人。

也正因为无事无牵挂，被朋友引导学佛，在普贤寺请愿的活动中，与梅老太相识、结缘。

短篇小说《邢老汉和狗的故事》是通过一个孤独老汉与狗的情谊，讲述邢老汉和一女子短暂、凄美而酸楚的生活。

七十年代初，我国某些省份闹饥荒，这个女人为了让家里的两个娃和公婆多吃上一口，背井离乡来邢老汉村子讨饭，好心的老汉收留她，照顾她，拿他当老婆待，想长久和她过日子。

可秋收后女人拿着少于自己劳动成果的那份粮食和50元钱，离开了。

一只流浪的狗恰在此时出现在老汉身边，填补了老汉情感的空虚。

但饥饿的年代，狗是不能活的。

唯一的伙伴被打死后，老人也很快离世。

三年半后一封从陕北寄给老汉的信，让人冷透的心略暖了些。

短篇小说《灵与肉》是张贤亮的代表作之一。

其中的人物许灵均、秀芝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。

许灵均，从一个地主小姐和一个留洋学生不自由婚姻的产物，到娘死爹弃睡马槽的苦孩，再到新中国的教员，之后赶上历史的热潮成了“老右”下放到农场放马，一系列角色的转换注定了生活的多磨难。

善良热心的放牧员帮他“拣”了个四川媳妇秀芝，成了家，生了娃。

右派摘帽后，更加强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，因此他拒绝了父亲为他们全家办出国的诱惑，决然地选择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。

中篇小说《浪漫的黑炮》讲述的是由于一封“丢失黑炮301找赵”电报给工程师赵信书招惹来了一系列的荒诞的事情。

这个故事属于八十年代流行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文艺作品“干预现实”、“解剖社会”的代表。

通过一个离奇搞笑的故事，讽刺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那些复杂的矛盾和奇异的心态，并借用赵信书这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，围绕他的遭遇，反映在历史变革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，

引发人们的思考。

张贤亮笔下鲜有硬汉形象，中篇小说《河的子子孙》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魏天贵。

他是黄河岸边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，是个鬼点子多的农民干部。

他在几个大领导最危难时伸出援手；在全国闹饥荒的年代，大胆地领着农民侍弄黑田，全大队无一人饿死；在“上面”非要抓几个阶级敌人进大狱时，他让自己的好兄弟光棍郝三顶上；他亲手放了整他的造反派头头一命；面对爱他的女人，他痛苦而又理智地作出选择。

<<灵与肉>>

作者简介

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，祖籍江苏盱眙。
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。
1955年自北京移民宁夏，先当农民后任教员。
1957年在“反右运动”中因发表诗歌《大风歌》被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在农场“劳动改造”长达22年。
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、散文、评论、电影剧本，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。
1992年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，担任董事长。
其代表作有：《灵与肉》、《绿化树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《我的菩提树》、《习惯死亡》、《青春期》、《一亿六》等。
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，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，有多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搬上银幕。
作品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外发行。

<<灵与肉>>

书籍目录

土牢情话
普贤寺
邢老汉和狗的故事
灵与肉
浪漫的黑炮
河的子孙

<<灵与肉>>

章节摘录

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。

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，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。

窗外，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，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。

而在那儿，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，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，开阔而充实。

他到了这里，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，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，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，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。

可是，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第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，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、略带甜味的咖啡香气，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，而是的确的现实。

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！”

“父亲把手一挥。

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，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，现在，他穿着一套花呢西服，跷着腿坐在沙发上。

“我一到大陆，就会了一句政治术语，叫‘向前看’。

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！”

“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。

他想，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，但又怎能忘记呢——整整三十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秋天，他捏着母亲写的地址，找到霞飞路上的一所花园洋房。

阵雨过后，泛黄的树叶更显得憔悴，滴滴水珠从围墙里的法国梧桐上滴落下来。

围墙上拉着带刺的铁丝；大门也是铁的，涂着严峻的灰色油漆。

他揪了很长时间门铃，铁门上才打开一方小小的窗口。

他认得这个门房，正是经常送信给父亲的人。

门房领着他，经过一条两旁栽着冬青的水泥路，进到一幢两层楼洋房里的起居室。

那时，父亲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，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羊毛坎肩，肘臂倚在壁炉上，低着头抽烟斗。

壁炉前面的高背沙发上，坐着母亲成天诅咒的那个女人。

“这就是那个孩子——”他听见她问父亲，“倒是挺像你的。

来，过来！”

“他没有过去，但不由自主地瞥了她一眼。

他记得他看见了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。

“有什么事——”父亲抬起头来。

“妈病了，她请您回去。

“——”父亲愤然离开壁炉，在地毯上来回走着。地毯是绿色的，上面织有白色的花纹。

他的眼睛追踪着父亲的脚步，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。

“你跟你妈说，我等一下就回去。

“父亲终于站在他面前。

但他知道这个答复是不可靠的，母亲在电话里听过不止一次了。

他胆怯而固执地要求：“她要您现在就回去。

“——”父亲把手搭在他肩膀上，轻轻地把他推向门口。

“你先回去，坐我的汽车回去。

要是你妈病得厉害，叫她先去医院。

“父亲送他到前厅，突然，又很温存地摸着他的头，嗫嚅地说，“你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，你就懂得，懂得——你妈妈，很难和她相处。

她是那样，那样——”他仰起脸，看见父亲蹙皱着眉，一只手不住地擦着额头，表现

<<灵与肉>>

出一种软弱的、痛苦的神情，又反而有点可怜起父亲来。

然而，当他坐在父亲的克莱斯勒里，在滚动着金黄落叶的法租界穿行的时候，他的泪水却一下子涌出来了。

一股屈辱、自怜、孤独的情绪陡然袭来。

谁也不可伶！

只有自己才可怜！

他没有受过多少母亲的爱抚，母亲摩挲麻将的时候比摩挲他头发的时候多得多；他没有受过多少父亲的教诲，父亲一回家，脸就是阴沉的、懊丧的、厌倦的，然后就和母亲开始无休无止地争吵。

父亲说他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，就能懂得……实际上，十一岁的他已经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一些：他母亲最需要的是他父亲的温情，而父亲最需要的是摆脱这个脾气古怪的妻子。

不论是他母亲或父亲，都不需要他！

他，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而已。

后来，父亲果然没有回家。

不久，当他母亲知道父亲带着外室离开了大陆，不几天也就死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。

而正在这时，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……现在，经过了三十年漫长的岁月，经过历史上任何三十年都从未容纳过的那么多变故，这个父亲却突然回来了，并且还要把他带到国外去。整个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，以致他都不能完全相信坐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父亲，坐在他父亲面前的就是他自己。

刚刚，在父亲的女秘书密司宋打开贮藏室给父亲拿衣服的时候，他看见大大小小的箱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旅馆商标：洛杉矶的、东京的、曼谷的、香港的，还有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印着波音747的椭圆形标签。

从这个小小的贮藏室里掀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。

而他呢，只不过是三天前得到领导转来的国际旅行社的通知，经过两天两夜汽车和火车的颠簸才到这里的。

他提来的灰色人造革提包放在长沙发的一角。

这种提包在农场还算是比较“洋气”的，但一到这间客厅也好像忸怩起来，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。

提包上面放着他的尼龙网袋，里面装着他的牙具和几个在路上吃剩下来的茶叶蛋。

他看着那几个诧异得咧开了嘴的、畏缩地挤在一起的茶叶蛋，想起临走那天晚上，秀芝还叫他多带些茶叶蛋给父亲吃，不禁苦笑了一下。

前天，秀芝一定要带着清清到县城的汽车站去送他。

自他们结婚，他还没有离开过农场，他这次远行简直成了他们小家庭的一次划时代的壮举。

“爸爸，北京在啥子地方”

“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。”

“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”

“有好多好多县城大。”

“有马兰花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沙枣子吗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唉——”清清像大人似的长叹一声，用手托着下颏，显得非常非常失望，她认为好地方是应该有马兰花和沙枣子的。

“傻丫头，北京可是个大地方咧！”

“赶车的老赵逗她，”“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啰！”

说不定要跟你爷爷出国哩。

是不是，许老师……秀芝蜷着腿坐在老赵背后，向他微微一笑。

她没有说话，但仅仅这一笑，就表现了她的信赖和忠贞。

她不能想象他会到别的国家去，就和清清不能想象北京有多大一样。

车辙交错的土路坎坷不平，牲口在上面颠簸地踏着碎步。

路北边是一片整齐的条田，路南边，在雾霭朦朦的远方，就是他原来放马的草场。

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一股磁性的吸力，三匹马拉着一辆车也显得那么费劲。

<<灵与肉>>

是的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绵绵不尽的回忆，要离开它们了，他陡然感到更加亲切。

他知道三棵紧挨着的白杨后面，有一棵粗壮的沙枣树。

他下车折了一枝，几个人在车上一颗颗地吃起来。

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，一九六〇年饥荒的年代，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。

很多年没有吃了，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，怪不得清清要问北京有没有沙枣呢！

“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！”

秀芝把核吐到车外，笑着说。

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。

其实并不需要想象，父子两人是如此相似，就是秀芝在街上碰见也会认得出来的。

两个人都是细长的眼睛，线条纤细的、挺直的鼻梁，轮廓丰满的嘴唇，甚至举手投足之间都表现出基因的痕迹。

父亲并不显老，虽然肤色和儿子一样黝黑，但那一定是在洛杉矶或是香港的海滨浴场上晒出来的，一点也不憔悴。

父亲仍然是那样讲究，那样注意仪表，头发尽管花白却一丝不乱，手背上虽然出现了老人斑，但指甲却修剪得十分光洁。

茶几上，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，散乱地放着三B牌烟斗、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、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石的领针。

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？

！

……

<<灵与肉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世界如果没有女人便不成其为世界，如果我在摇篮中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女人，我一定在摇篮中自我窒息而死。

——张贤亮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